

Fantasy series



汉末浮生记 2

龙鹰凌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

汉末浮生记 轵龙鹰凌著 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圆田圆第圆

飞腾龙奇幻书系雪
隋月晕苑原圆怨原圆怨原圆原圆

I 援又 援援 II 援龙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I 圆原圆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田田第 圆田田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高 健 李带舅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汉末浮生记

龙鹰凌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飞邮政编码：缘田田田

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

愿毫毫米 伊另毫毫米 员转圆

源原印张 圆原原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圆田田年 员月第 员版

圆田田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隋月晕苑原圆怨原圆怨原圆原圆转 苑怨 定价 穴全四册雪 苑田田元



人物介绍

颜鹰：字猛禽。现代人，由于能量扭曲而回到汉代。机敏善谋，开朗而不拘小节。

楚小清：颜鹰妻。特殊合成机器人，战斗力强。具有人脑和思维，是恐怖分子准备实现称霸世界梦想的产物。

欣格：曾当羌神海族族长，老谋深算，工于心计。以统一羌部为己任。

拉舍遂：神海族大统领，性格豪爽，有勇力，后在西海附近遭伏被杀。

卫立：神海族汉人翻译，居于羌地，与羌人为兄弟，与汉人为仇敌。不惜出卖颜鹰，为自己求荣。后因犯事被远徙羌地。

耶娃：神海族族长之女，贵为公主却不能获得自由，在族中长老的政治阴谋下变成牺牲品。

郎素米、郎素台：神海族二长老，卑鄙无耻，一意孤行，欲赶走欣格，统治神海族。

维柯：神海族马刀队总队长。在对长老叛军一战中立功，后与拉舍遂败走西海，被斩。

杨速：庐江安丰人，字子疾。光和末年跟随颜鹰，誓为兄弟。其有武略，力能举鼎，数战中多为先锋，很得颜鹰信任。

司马恭：酒泉表氏人，字承业。中平年间为京畿虎豹骑



汉末浮生记②

从，随颜鹰赴河内募兵，以勇力拜军长史。

许翼：是与司马恭等跟随颜鹰的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性情稳重可靠，不失机敏，有良将之才。

高敬：京畿虎豹骑从属之一，有谋略，近功利，城府极深。

杨丝：颜鹰妻，司徒杨赐之女，其兄杨彪。性情内敛，兰质慧心，很得颜鹰宠爱。有子颜路。

颜雪：河东郡人，初名小圆，乃杨府丫鬟。与颜鹰兄妹相称，感情融洽。此后与荀攸见而钟意，在颜鹰登门说亲之下，与荀攸结合。

孔露：镜玉楼歌舞姬，有名当时。其乃歌舞大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擅长，舞蹈尤为所长。渴望自由，跟随颜鹰潜出京师，乃以身许之。

卢横：辽东望平人，师从大儒卢植，粗习五经，武勇过人。跟随颜鹰之后，忠心不二，一直担当颜鹰的贴身护卫。

鲍秉：以兵卒积功而升都尉。性格粗猛无谋，敢说敢为，易冲动，无城府。

李宣：字少君，蒙颜鹰搭救，以才干拜从事中郎，职参谋议。其为颜鹰重要智囊。后嫁与司马恭。累功迁军师将军，在军中极有权柄、威望。



目 录

第三卷 流亡之贼

第二十一章	吕布、张辽	六四七
第二十二章	侠少史阿	六四九
第二十三章	唐周之变	六五二
第二十四章	胭脂井下	六五五
第二十五章	家丁宝玉	六五九
第二十六章	腌臢两徒	六六二
第二十七章	佯攻洛阳	六六五
第二十八章	烹刚恶逆	六六九

第四卷 显威朔方

第二十九章	略施小计	六七二
第三十章	暗流激湍	六七五
第三十一章	甲骑甫出	六七九



汉末浮生记②

第三十二章	三方争宠	六四〇
第三十三章	汉廷宫枢	六四一
第三十四章	廷议嘉升	六四二
第三十五章	雅姬风韵	六四三
第三十六章	千头万绪	六四四
第三十七章	官复原职	六四五

Fantasy series



第三卷
流亡之贼



第二十一章 吕布、张辽

十多天来，闻说京师“御林军”招兵，河内各县前来报名的人数逾万。司马恭亲选了骑兵一千五百人，另外又挑选了步卒两千，皆是精锐。一时间，我的声名大噪，郡内无人不知“骁骑司马领骑督偏将军”颜鹰的大名。朝廷拨的专款一到，我立刻命令司马恭分率众羽林分头购买马匹、粮草，又让范康私开了郡内武库，用以装备全军。

招兵一结束，即令郡内主簿拟了文书，正式申报朝廷（自是叫张让代转）。将十九名羽林骑都升为司马，分统诸营。一面又令长史对部队严加训练。

这当儿部队统统驻在城外，军饷充足，自然保证吃喝。我每天去视察一番，都会得意非凡地离开，有时候还住在营中“与兵同乐”。这一日，看司马恭操练骑兵正在兴头上，突然哨卒来报，并州刺史、骑督尉丁原已到城内，正在范府等候见面。

我吃了一惊，道：“他带来了多少人？”

哨卒禀报道：“不见队伍，只带了几名骑从。”

我心下稍微安定了些，想：不是来找茬的就好。否则就算两军对垒，坏了脸面，也顾不得了。转过头，正看见小清询问的目光，笑道：“去吧！反正他若有自知之明，就不至于傻到为一个匹夫，就翻脸不认人。”

司马恭等人闻报，连忙要准备五百名校刀手保护我前往府衙，我统统不带。当下命令诸将继续操练新军，处理了些



许事务，便和小清一齐驰回城中。

※ ※ ※ ※

范府主簿在门口已迎候多时，道：“将军，你来啦。那刺史手下有一个高个儿大汉，言语之中，对将军甚不恭敬，待会儿见到他，你可要小心些。我家大人正在厅上，和他们周旋着呢。”

“那是吕布！”我回头朝小清望了一眼，不知怎的，对那个曾在我们手上数招就有败绩的家伙竟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心里暗暗诧异：是书上把这家伙吹神了，还是我把他想神了，他本来就是个凡人，不可能谁都能打得过罢。

缓步走到正厅跟前，见厅外肃立着两排带枪兵卒，心中不免叫苦，暗道：不是说只带了两三人吗？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咬咬牙，大踏步上去，叫道：“末将颜鹰参见丁大人！”

坐在上首榻中的，是一个长须、老态之人。脸上皱纹颇多，但眼神依然明亮，显出他年轻时一定是个身体健康、酷爱运动之人。闻言站起身来，也不管旁边的范郡守了，径自过来，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半晌才笑道：“你就是颜鹰？哈哈，真是英雄出少年哪。颜将军风华正茂，武艺过人，真是一条好汉。”

我被“谬赞”惯了，也不觉得脸红。只抱拳道：“多谢大人。在下才学未流，只不过是小小偏将，实不敢登大雅之堂。乍蒙大人称赞，不由惭愧得很。”

丁原哈哈笑道：“今天我可不是来赞你的。只因我的主簿在平皋与将军偶有冲突，故此特来化解。哈哈！”

我应了一声，便见丁原旁边站出一人，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两眼炯炯有神，瞪视着我，犹如猛兽要扑上猎食一般。心道：他就是吕布！被称作“飞将”，史书上称之有万



夫不当之勇，以后若遇上了，千万不要轻敌才是。又见他左臂甲冑之中，隐隐扎着一块白帛，心中顿时恍然大悟。回首望望小清，便故作讶然地道：“这位是丁大人的手下吗？怎么如此面熟？”

吕布喟声喟气地道：“当日在平皋城外打过一仗，怎么阁下忘得如此之快？”眼神兀自避开小清，似是怕她一般。

丁原哈哈笑道：“我这手下，姓吕名布字奉先，乃是并州豪杰。少小便精通骑术，弓马娴熟，武勇过人。自丁某收下他为主簿以后，还从未打过败仗。前次失利于颜将军，便吵着要来报仇。”

我心里一提，道：“丁大人，在下不知是大人手下，失礼之处，还望大人多多海涵。”躬身一揖，显得毕恭毕敬。

那吕布不等丁原答话，便叫了起来：“你这么一句话，难道我们就算了吗？有本事的，便上马和我斗上一百回合。”

我谦笑道：“怎敢和将军动手？吕将军威名显著，胆识过人，神勇无比。在下区区一介凡愚，有触犯虎威之处，敢请吕将军宽恕。”又是深施一礼。

丁原笑道：“奉先，你瞧见了没有，颜将军不是那种狂妄之辈。还愣着做什么，快快回礼，大家寒暄一场，也就是朋友了嘛。”

吕布却全无将领的气度，气焰嚣张，口口声声，只要我上前比试。我耐住性子，笑道：“吕将军，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跟将军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彼此有些误会罢了。如果同弃刀兵，化干戈为玉帛，那岂不是很好吗？”

吕布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道：“我杀了你，便化了干戈！”

丁原怒道：“吕布，怎么如此说话！”

小清亦走上来挡在我的前面，道：“吕布，你不要太张



狂！我夫君处处忍让着你，可并不是怕了你。你这手下败将，也配在我们面前撒野吗？

吕布额上青筋突出，抽出剑便要冲上。丁原、范康及厅内几人俱都上前死死抱住他，仍是怒火不息地叫道：“臭婆娘，那一天我真后悔没能杀了你！以后若再见面，当雪洗前耻，决不让你们苟活在世！”

丁原闻言暴怒，重重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奉先，汝太放肆！在我的面前，也敢对主人如此无礼吗？”

吕布呆了呆，随即狠狠地看了看丁原，一声不吭，“咣当”把剑丢下，离厅而去。丁原叫了几声“奉先”，他只作未闻。

一时间，厅内顿时陷入死寂。范康面色发白，喃喃道：“我……我去唤茶。”急步离开。

片刻，丁原长叹了口气，道：“吕布乃汉人和匈奴所生，从小跟着父亲过放牧生活，因此脾气暴躁。我因他武勇过人，便甚是喜欢，把他当自己人看，可不料他今天如此失态，倒让颜将军、夫人受惊了。”

我拉拉小清，她沉吟不应。只好代她赔罪道：“也是拙荆有些急了，说出冒犯吕将军的话来，望大人见到他时，多多安慰才是。我并非故意不接受他的挑战，可是大丈夫设身处世，哪能处处都为自己着想，贪图一时痛快，而造成终生悔恨，君子所不欲也。”

丁原缓缓点头，又坐回原处，道：“本想来给将军赔个礼，不料却令将军受了委屈，丁原告罪。”

我忙道无妨。一会儿，便闲扯起他事，将话题转了开去。丁原道：“像将军这样的豪杰丁某还是第一次见到。今天就免了，改日我请颜将军竟日欢宴，请务必赏光啊。”

我听他口气，似是要走，忙起身抱拳道：“那我一定来。有酒有菜，如不去光临，岂不有违天物吗？”

丁原大笑着起身告辞，走到厅外，却又想起什么似的，



道：“听说颜将军最近在河内招兵，不知还缺些什么物事？”

我心道：丁原的消息可真够灵通，才十几天而已，他却已经知道了。笑道：“大概不缺了，多谢丁大人关心。”

丁原摇头道：“休要瞒我，新招募的军马，怎会什么都不缺呢？文远，你拨铠甲千副，马匹五百，作为见面礼赠与颜将军。”他身后立刻有人应声去了。

我大喜过望，躬身道：“这，这怎么好意思呢？多谢丁大人，我新募军卒，有甚不能解决的地方，以后还请大人多多帮忙才是。”

丁原点头笑道：“我领并州刺史，出充骑督尉屯河内，也非一朝一夕了。带兵治军，其中颇有些经络可寻，你我一见如故，不要羞于启齿，有什么疑难，尽管找丁某就是。”

出得厅来，辞了范康，径去营地，于路上不免有些闷闷不乐。随口道：“丁原是个豪杰，竟会有吕布这样的逆子……可他若真是吕布，怎么会使大刀的呢？应该用戟才是……唉，真是扫兴，此人的性格和史书上描写得一模一样！”

小清知我心意，道：“吕布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夫君就别再担那份心思啦，以后见面，大不了再杀一场，有什么好怕的。再说，他干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装作记不得的样子，真是无耻之极，那晚若给他得手了，此时这人不知道要怎么庆贺呢！”

小清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以拳击掌，叫道：“招啊，这鼠辈这么贱，我还气他做甚？他跟我可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

※

※

※

过了两日，便有人打着并州丁原的旗号送来辎重。为首一员大将，正是那天在丁原身边的侍从之一。我哈哈大笑，



率长史、司马们赶紧迎了出来，将他接到大帐。道：“丁大人真是信人哪！将军一路鞍马劳顿，请用了饭，歇息几天再走。”

那人笑道：“多谢了。不过在下公事办完，便要马上赶回。丁大人吩咐过，不要叨扰颜将军，在下可不敢违令自处啊。”

众人皆是欢笑，我拉着他的手，一起落座、奉茶，将诸部曲介绍已毕，才笑道：“上次我们见过，时间仓促，却还未请教阁下大名。”

那人淡淡一笑，道：“鄙名何足挂齿。在下姓张，名辽，雁门马邑人。现属丁大人帐下任从事，颜将军……”

我腾地站起，心道：他是张辽！（……）

是，此时丁原手下确有此人！这一次应该不会搞错。

我上上下下不断地打量他，其人生得天阔方圆、威风凛凛，年纪轻轻的，便看得出根骨壮实，不同凡夫俗子。两眼炯炯有神，鼻翼完美，是个英俊后生。心下喜悦之极，脱口道：“你莫非字文远，祖上乃聂壹之后？”

众将皆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张辽站起身，一脸哑然，“颜将军怎会……”突地，似乎醒悟过来，叹了一口气，“莫非将军与聂家曾有过节？”

我喜得哈哈大笑，拉住他的手坐下，道：“没有，没有！我只是没想到，在这里会见到阁下。张辽将军，你什么时候投到了丁大人帐下的？”

张辽与众将都莫名其妙，他讷讷半晌，道：“将军怎会认识在下的？恕末将有眼无珠，还请将军明示。”

我心想：编个什么故事……急中生智，笑道：“我们是通家之好，素有交往呀。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呢，你怎么全都忘记了？”

此时我的品级，比张辽大多了，手上又有兵权，在这个时期就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此话一出口，众人便都释然，皆



是沉吟微笑。张辽当然想不到是我有意拉拢，皱眉思忖了半天，道：“将军恕罪，在下确是想不起来了。家祖、家严都已辞世，恐怕不能和令尊、令堂大人见面了。”

我唉叹道：“还见什么面？我也只剩下一个人啦。不过能再看见你，也真是高兴。前次，我还想派人往雁门向尊母问安呢，因为公务紧张，便疏忽了。”

张辽小心翼翼地道：“多谢将军关心。”

我大笑，“还将军将军的做什么？我们是世交，以后便兄弟相称好了。”

张辽起身推辞道：“这怎么可以，在下不过一介从事，不敢有辱将军威名。”

我忖道：不愧是一名武功赫赫的将军，全无缝迎媚上之态，这种举动，便是英睿的表现。笑道：“官职归官职。现在你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你的朋友，若是你不把我当做朋友，那就算了。”

张辽无可奈何，笑道：“那么末将只好从命。”当下报了年龄，我还比他大了几岁，便是大哥、贤弟地呼了起来。司马恭率诸人也上前见过张兄弟，一行武人，自比墨客骚人放纵得多，不多时，已称兄道弟，十分随意起来。

张辽道：“大哥，不知此次你奉旨招兵，朝廷意欲如何？”

我“沉吟”道：“朝廷是说兵力吃紧，要多扩充一些部队，倒没有别的意思。”

张辽道：“丁大人要我前来，一则也是打探打探大哥的情况。我家大人屯驻河内，突闻朝廷派人募兵，自然会有一些想法的。”

众人听到张辽直言不讳，都是哑然。司马恭道：“张兄弟真是爽快人。不过颜将军奉旨招兵，倒真不是为了对付地方。我们募了兵，便转屯霸陵，此事已有朝廷明示。”

张辽叹道：“寄人篱下，不得不发耳。我自跟从丁原以



来，觉察此人疏谋寡决，偏听偏信，决非英雄辈也。但他对我有倚重之恩，所以才一直留下听用。我年已二十，却还未立下寸功，真是令人烦恼的事情啊。”

我笑道：“兄弟未遇明主，真是可惜了你这个人才。不如到为兄这里来吧。”

诸将纷纷应和。张辽起身谢道：“大哥厚爱，小弟愧不敢当。但丁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小弟决不能弃之而去啊。望大哥体谅小弟的苦心，如此深情厚谊，小弟只好再图报答了。”

我拉着他的手，叹道：“兄弟真是重义气的人。好罢，为兄就不强求了，不过兄弟若是无路可去，一定要到为兄这里来。”张辽以为我顾念旧情，不禁感动之至。当下又问及家眷、生活情况，畅谈了大半个时辰。

张辽听闻我对他冀望之深，不禁大是感动。待谈到京畿的事情，他突然地问道：“大哥素在京师，可知大将军何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我微笑道：“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张辽道：“小弟心有所挂，随口问问而已，丁大人多次遣人诣京都，何进似未所觉。所以一旦大人吩咐下来，小弟不知自己该不该去。”

我点点头，道：“贤弟计议得是。何进此人，性情粗横，无勇无谋，定然成不了气候。你就算去了洛阳，也是白跑一趟。不过能离开丁原，那是最好，这人额头上隐隐有团黑气，恐有无妄之灾。”

张辽颌首。稍顷，便起身告辞。我挽留不住，只好把他送出帐外，依依而别。张辽也是恋恋不舍地跨上战马，回首抱拳道：“大哥，后会有期！”我含笑相送，心道：这种气度、素质，才不愧为名震千古的骁将。张辽啊，你千万不要忽视我的话呀，那丁原、吕布等人，都不是英雄。只有在曹操帐下，才是你真正归宿呀。



我重新走回帐中，叹息了片刻。司马恭不解我意，笑道：“将军新添旧识，应该高兴才是，如何唉声叹气呢。”

我摇摇头道：“你不懂啊。算了算了，我也不想为将来的事情烦恼。人人都有将来，人人都有理想，但是一旦看到了将来，恐怕人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司马恭唯唯诺诺，一脸茫然地退开了。

※ ※ ※ ※

又过得两天，装备皆已到齐，当下传令队伍整装于校场操练。我站在望台之上，看着一千多骑兵气势如虹的肃立模样，顿有精神大振的感觉。可是发令还没多久，满场子便俱是呈散兵游勇状的骑队，皆是乱糟糟的，令人不忍目睹。

我在场边指手划脚，司马恭在场内满头大汗。骑兵们都在不分主次地瞎跑，根据自己对命令的理解各行其是。我跺着脚，气得大骂道：“这就是老子的兵吗？司马恭，司马恭！”

司马恭骑马过来，在台下抱拳道：“将军请息怒，他们都是新军，绝不可能一两日内，就如同西凉骑兵一样骁勇善战。不过将军放心，给我一两个月的时间，在下一定把他们练成精卒。”其人见我颓败的样子，神色有些不悦，更加搀杂着一点轻蔑。

我望望他，心道：你他奶奶的，我颜鹰大大小小打过的仗，比你可多了几倍啦，就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训练士卒的家伙。尽管看不起我罢，我大人有大量，饶了你的不敬之罪！道：“克日起赴霸陵，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好了，你且吩咐众军退下，我还有些事情考虑。”

司马恭知道我有所不满，张口欲言，却只得一揖而退。众骑兵此时已重新整队，闻得回营号令，皆是垂头丧气，打马悻悻地离开了。我忖道：这么群废物，还打仗？他奶奶



的，老子从前的人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马家堡那一战，虽说未加训练，但个个都不怕死，因此我才有胆去打。现在若是有战事消息，这群乌合之众，谁会不跑？嘿嘿，到最后老子便成了光棍司令，便只好光荣牺牲了。

※ ※ ※ ※

刚回了府，便接到洛阳快马特递，正是张让来函。

我接过信便展开来看，其信中言道：灵帝新宠小黄门蹇硕，因我给令狐豫打赏而没给他什么好处，便怀恨在心。此次借天子生辰，命我统兵诣京都，克日启程。明则要升我的官，实是想夺我的兵权。提醒我小心在意。览信大怒，暗道：这小子真龌龊！那次分明是忘记打赏，哪能就说我没有拉拢之意呢？现在，这小子便公报私仇，要我拿兵权还他！少做梦了。

又想：蹇硕要我不得好过。明知道我没有实力，不敢像董卓一样公然抗命，还上报朝廷，要我率好不容易征来的兵马“诣京都”。这狗太监，一定遭天谴。

范康见我神态不对，也不敢上来搭话，只叫了郡中主簿向我问安。我问道：“夫人何在？”

主簿道：“听说夫人去了铜铁衙门，也不知有什么事情。”

我“哦”了一声，想道：可能是去挑选兵刃了。缓缓道：“朝廷诏令到了，命我等明日开拔。我现在有些倦了，晚上再和你家大人告别，请代我把话传到。”

主簿道：“颜大人请自便，小的这就去禀报。”

我回屋倒头便睡，想道：船到桥头自然直，何必多想，再说，你一个小蹇硕有什么关系了？可是你敢这样公报私仇，赤裸裸地要整我……拿起枕头来蒙脸，又想道：反正过几年，这些没鸟蛋的统统要被砍脑袋，我又有什么好赌气